

# 辛亥四川起義的悲壯故事

王成聖

## 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經過十數次起義才推翻滿清政府。十數次起義的革命戰役中最具意義、對武昌革命最能產生催生作用的是辛亥年的「四川保路運動」。

四川在中國歷史上稱爲「天府之國」，任何君臨中國的統治者，若四川不保，它的政權一定是搖搖欲墜，危在旦夕。

四川保路運動促成了武昌革命，是孫中山先生和黃興先生兩位革命領袖早已說過的「不爭之論」。

孫中山先生說：

「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見黃季陸「保路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史證」。）

黃興先生說：

「邇者蜀中風雲激變，人心益憤，得公等規劃一切，長江上下游可聯貫一氣，更能力爭武漢。」（見上引黃季陸文。）

現任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是參加保路運動的直接證人，他說：

「我是親身參與辛亥四川保路運動的當事人

之一，那時我雖然才十二歲，我却是當時小學生保路同志會的會長，所謂鼓動風潮，造成時勢，這一小團體是發生過不大不小作用的。」

連一個十二歲的小學生，都參加了反清的「四川保路運動」，這真是：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了！

## 鋸木投書喚起民衆

一九一一年春天，清政府決定將原來開放商辦延未動工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對於民股投資僅給債券，不還股金，川鄂湘粵四省人民激烈反對，四川省民成立保路同志會，向總督趙爾豐請願，趙爾豐用殘酷暴虐手段，對付保路運動人士，於農曆七月十五日（國曆九月七日）誘捕了諮議局長蒲殿俊、舉人羅綸、度支部主事鄧孝可、翰林院編修顏楷、貢生張瀾、民政部主事胡榮、舉人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等。四川同胞聽到這些有希望的人士被捕，大家非常震驚，決定集體請願。

商民浩浩蕩蕩的羣集督署衙門，跪在總督府前痛哭，請求放人，詎知總督趙爾豐毫不留情，居然令營務處田徵葵指揮清兵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請願民衆，立即有三十二人喪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請願羣衆不但不逃避槍擊，反更同仇敵愾，憤怒異常。軍民正在對立的時候，田徵葵又令發炮轟擊，成都知府于宗潼，眼見事態嚴重，大哭街前，以身擋着礮口，羣衆方免於難。反清運動就此蔓延四方，四川省民與清廷的爭鬥，更加如火如荼，保路風潮擴及全省。

成都省城之外各縣居民紛紛進城請命，革命黨人與保路同志結合一起，一場反清的四川國民革命，便這樣展開了。

其中一位革命黨人曹篤，於深夜出城，走到南門農事試驗場，鋸了數塊木板，上書二十一個大字：

「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寫好以後，乘夜分別投入江中順流而下，喚起民衆自救自保，一日之間，傳遍川西南各地，革命黨人驚稱曹篤的這一傑作爲：急救水電報！

## 夏之時的革命義師

曹篤看革命形勢正好，即潛赴各地，招兵買馬，一時有好幾千人，奔赴成都。

舊曆七月十七日（國曆九月九日）川人與防

軍戰於紅牌樓。這時新軍中的軍官有程潛、張次方、陳錦江等人，他們都是滲透在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在領兵督戰時，採取敷衍戰術，拖延時間，讓川南黨人佔領一些州縣作根據地，等待時機成熟，一舉反正。在辛亥四川保路風潮中，參與遊行請願罷市的民衆直接間接的都是革命黨人。但是用革命義師的名義稱兵的是夏之時。

夏之時，日本東斌學校步兵科出身，回到四川後在陸軍十七鎮任排長，駐防成都。

九月初，夏之時被派率兵一隊調成龍泉驛。他到了龍泉驛就向土兵闖揚民族大義，到了九月十五日，集合軍士二百數十人，其中有步、騎、工、輜重隊，在驛站附近土地廟起義。

夏之時率部起義後，先斬了東路衛戍司令魏楚藩，擄獲趙爾豐的教練官林紹泉。夏之時的革命軍聲勢越來越大！十月初，重慶宣佈獨立，衆推張培爵爲蜀軍都督，夏之時爲副都督。

### 國仇民怨端方受死

重慶獨立後，川南、川北各地以及省會成都革命起義風起雲湧，先後宣佈獨立。

當川民保路風潮緊張之際，清廷命令大臣端方入川查辦，同時調派鄂軍入川平亂。端方爲人還正直，向清廷奏劾了都督趙爾豐，同時還昭雪蒲殿俊、羅綸等人。

後來資政院劾罷趙爾豐，任端方爲總督，擁兵資州。

趙爾豐調川邊巡防軍三十營入省自衛。得知自己督不保，懷恨端方，虛與川人委蛇，派吳鍾

鎔、周善培、邵從恩、陳寧基謀畫自治政府，聲稱自己出關去辦理川滇邊務。（西康有地方名關外，趙爾豐曾在關外辦理改土歸流。）

趙爾豐在辛亥年十月六日與川人交接民政、軍政大權，並於十月七日用趙爾豐名義宣佈四川地方自治。蒲殿俊做了大漢軍政府四川都督，朱慶瀾爲副都督。這時在鄂軍中一位黨人田智亮，認爲端方還擁兵資州，很是不好，建議速殺端方以取信川人，並投效鄂軍政府。

重慶蜀軍政府採納了田智亮的建議，選派兵士發給經費武器，由田智亮帶領前往資州誅殺端方。

端方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聞有兵變，與弟弟端錦相擁痛哭，有人勸端方逃走，他却不服，似乎對自己很有自信。十月初七天剛亮，有一位第三十二標的軍士盧保清揮刀刺死端方。

端方被殺以前，曾說了如下一段話：  
「我本漢族，投旗方四世，治軍始於湘鄂，而兩江、直隸，對兵士不薄，今入川尤有復加。」

端方說完以後，大家對端方說：  
「這是你的私恩，今日之事乃國仇，不得顧私恩。」

端方是個不壞的人，且爲漢族，只因爲作了四川總督，不免落得橫死。

### 趙爾豐想復辟被誅

趙爾豐任四川總督，作威作福，採取高壓政策，普遍招致四川省民的不滿。接着是伴爲允許四川自治，假意交出了政權與兵權，仍住在總督衙門。私召軍隊赴成都。到了十月十八日成都兵變，經查是受趙爾豐的秘使唆使，企圖推翻軍政府，達到他自己復辟目的。趙爾豐想復辟，都督尹昌衡看在眼裡，便在十二月三日集合各界，在舊皇城明遠樓至公堂開會，宣佈趙爾豐的罪狀，要求大家議處，衆請處斬。於是趙爾豐被尹昌衡誅殺。

在辛亥四川保路運動中，仁人志士，舉不勝舉，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朱山、朱國琛、閻一士三位志士。

### 二朱一閻保路三傑

朱山四川江安縣人，曾任蜀報總編輯，他的祖父朱光遠，父親朱策勳，都曾是四川鄉試舉人。當辛亥年四月清政府宣佈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時，川漢鐵路總公司在成都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商籌對策，那時朱山在會場力陳反對意見，竟至痛哭流涕，據四川江安縣志朱山傳載：

「朱山痛切敷陳，拍案大哭，不覺碎碗破掌，血流几席，衆皆感動，人心至此始堅固不可解。」

朱山的慷慨陳詞，對川人保路運動，有着決定性的鼓舞作用。朱山的詩文很好，他寫的一首名爲「羅江」的詩：

「青青河草客行行，輾轉他鄉不計程；最好看山能極目，偶來題壁未當名。駝鈴細雨宵無月，人迹雙橋水有聲；直下平沙三十里，夕陽黃葉入孤城！」

悲壯蒼涼，感人至深，這位保路運動健將，

川護理都督胡景翼陷害慘死，令人十分惋惜。保路運動進行到辛亥年七月一日，成都罷市罷課，川漢鐵路公司逐日開會，到了十三日，在會場發現了「四川自保之商榷書。」

都督趙爾豐抓到了這份「自保書」，就把它當作川人造反的證據。

「四川自保之商榷書」，究竟是誰作的，傳說並不一致，但在巴縣志第二十二卷中的「蜀軍革命始末」有這樣的記載：「適榮縣人朱國琛撰自保商榷書，散佈鐵路公司會場。……。爾豐得書，視其辭妄，疑詔議局局長蒲殿俊等所為，遂於七月十五日捕正副議長蒲殿俊、羅綸……等，指為叛逆，詭言入告。」

由這一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自保書」對保路革命的發展，是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的。美中不足的是除了知道朱國琛是成都農事試驗場場長以外，再沒有敘述朱國琛生平事跡的史料。在四川保路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四川高等學堂學生閻一士，基於義憤，竟以電話告知都督趙爾豐，說自己也是參與保路運動的，願與蒲、羅同生共死。趙爾豐隨即將閻一士逮捕。渠縣志閻一士傳說：

「成都市因此引動民氣昂揚，更洶洶不可制。閻一士是四川渠縣南鮮渡場人，四川革命成功以後，他遠適法國大學，習法政，畢業得獎給法學博士。十一年返國至北京，後犯熱疾卒。」

上述三位保路運動的人傑，只不過是較顯著的而已，實際上當滿清政府瀕臨潰亡的時候，全國反對滿清的力量，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勢莫能敵！」

四川的保路運動，對辛亥革命提供了重大的貢獻，正如先總統蔣公介石所說：「辛亥革命雖然起義於武漢，實則發動於四川，四川保路的風潮，實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

### 與武昌革命精神同在

辛亥武昌十月十日的革命起義，四川的保路運動有莫大的貢獻，理由是這樣的：

第一、參加保路運動的人士，在精神和目標上，本來和武昌辛亥革命起義是一致的，領導指

揮武昌起義的黃興先生，即直接指揮了在保路運動中的革命黨人。

第二、清廷由於要平息四川的動亂，抽調鄂軍主力入川，使湖北兵力空虛，導使武昌起義，一舉成功。

第三、由於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革命是相互關連在一起的，川人的革命精神和全國同胞的革命意識，自然的整合起來，抗戰時四川成爲反日抗戰堡壘，它的精神來源可以說是源遠流長的。四川人與辛亥保路運動精神同在！保路運動與武昌革命精神同在！

## 編輯報告

△近月以來迭接海內外作家讀者來函，獎勵編輯同仁並祝賀本誌創刊二百期，許多前輩作家更要聯名發起聚餐慶祝。朋友們的盛情，我們萬分的感謝，但是爲了避免增加大家的麻煩，除出版二百期專輯外，我們決定不舉辦任何形式上的慶祝之舉。

△我們這一本民間刊物，真正不靠補助，不靠廣告收入，不強行推銷，出版二百期經過了十七年歲月，本誌同仁實已將全部精力，全部心血，毫無保留的傾注下去了。我們一向執着「榮譽歸於作家，成果獻諸讀者」的一腔愚忱。自第一期薄薄的五十頁激增到二百期的一百八十六頁，除衷心感激作家讀者對我們的愛護與支持外，決無任何成份的自負與自滿。二百期出版之日正是我們再檢討再改進之時，深願自勉自勵再辦好第二個、第三個二百期，加

## 編者

強發行，充實內容，以不負千萬讀者的雅望。

△二百期專輯增加篇幅推出最富史料價值，最具可讀性的作品外，爲了讓海內外讀者瞭解本誌編者與作家之間的聯誼以及參與學術活動概況，特將有關百期中外圖書大展、十週年、十五週年編輯應邀作講演、參觀、訪問、聚餐等有關圖片選輯刊出。惟因本誌與中聯文化事業公司、時代文摘社、聖文書局、中外圖書出版社等單位即將遷往龍江路一〇八號聯合辦公大樓，因準備遷移許多圖片資料已分別包裝待運，一時不易尋出。許多作家與本社同仁聯誼照片未能列入，深感歉然。又本期仍因稿擠，張儒和將軍、熊覺先生、劉本欽將軍以及李郁塘先生「堯樂博士傳」續稿等篇均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